

文化 | 专栏

—— 冯磊专栏

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如意

嘉庆皇帝即位后,曾发布一道上谕,禁止王公大臣进奉“如意”。满洲旧俗,凡值年节,臣子们必进“如意”于朝,取“吉祥如意”之彩头。嘉庆说:“诸臣以为如意,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。”但《述庵秘录》中载:“太后帝生辰三节,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(督抚现任者有此制,开缺不能)及贡物,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”,此处的“太后帝”指的是慈禧和光绪。看来,嘉庆的政策并没有延续下去,他死以后,“如意”又成了必进之物。

中古社会,如意曾是一种非常普及的玩意。若有机会到故宫,你会看到形式各异的“如意”。王室公卿家里,肯定要有几件如意,平民百姓家中亦常见。但在今天,知道“如意”这种东西的人不多了。那么,如意到底何物?简单地说:就是一个柄,柄上安一个头。聪明人恍然大悟——这个形状很像锤子嘛!恭喜你,答对了。但如意的性质与锤子截然相反。同样是刀,一个人手拿杀猪刀向你走来,你会看到满脸煞气;如果他拿的是水果刀,你就明白他是要削水果给你吃。同理,有人掂个锤子跟你聊天,你一定想着赶紧离开,若是他(她)拿着一把如意,彼此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如意粗线条类似锤子,但比锤子妩媚得多,其柄有扁有圆,或直或弯,材质有金、有玉、有银、有铜、有沉香木,贫寒人家也有用竹子和普通木头的,一般还要在柄下打一孔,穿一坠饰,更使其女性化;柄上之头,有的与柄天然一体,有的是后安上去的。

如意的来历,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源自印度佛教。法师讲经时,常手持如意一柄,记经文于上,以备遗忘,如同臣子觐见皇帝时手中捧着的笏板,今天下属见上司时必拿的笔记本一样。也有的说,如意最初是一种武器,或者是带护手的短剑。喝酒碰杯,本为预防敌人在酒中下毒,借碰杯之机把酒洒到对方酒杯中一点,后来成了礼仪,如意大概也是如此,逐渐由武器变成了伴手物。不过,更多的人以为,如意是痒痒挠的变种。开始是痒痒挠,后来不断装饰,改变花样,称呼也由通俗的“不求人”变成文雅的“如意”。后面这个说法,应该更可信。因为我国历来卫生习惯不好,多少天都不洗澡。即使皇室条件优越些,也难保证天天洗浴。弄个“如意”在手里,方便随时搔痒。为什么“如意”消失了呢?我觉得,这与其材质和装饰越来越艺术化,实用性越来越差有关。一种东西,多少总要有点用,如果一点用都没有,即使再艺术,名称再好听,最终也要被淘汰。当然,卫生条件的改善或许也是“如意”出局的原因。

照应开头,讲讲嘉庆为何禁奉“如意”。原来,乾隆立嘉庆为太子时,和珅第一个得到消息,赶紧送了一柄“如意”给嘉庆通风报信。嘉庆即位后,担心和珅将此事泄露给史官,万一载入史册,将为后人耻笑,遂下达禁奉之谕,是为釜底抽薪。这也算一则有关“如意”的轶闻吧。

—— 黄亚明专栏

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

绣装帕额宝花冠

古代妇女的帽子游戏玩得麻烦。所谓“冠形饰”,基本不具备实用性,纯粹是为观赏或为皇家规定。当然,也不乏时尚元素。

冠形饰种类较多,在唐宋成为时髦。唐张说《苏幕遮》:“绣装帕额宝花冠,夷歌骑舞借人看。”白居易《长恨歌》:“云鬓半垂新睡觉,花冠不整下堂来。”宋代另有一种花冠饰,用绢制四季花合编而成,俗称“一年景”。名画“宋仁宗后坐像”中,仁宗老婆旁边的两个宫女,头上戴冠,上面簪嵌了上百朵红、黄、白各式花卉,展示了900多年前头簪“一年景”的景象。

宋代市井百姓,无论男女,都喜爱插戴花冠,比如闹蛾、雪柳。闹蛾是用绫罗等织物剪成的蛾形饰物。其他节日头饰,有菩提叶、蝉、蜂、蝶、玉梅、灯球,可谓袅袅满头;其中最重要的一种,就是用捻金线制成的柳丝——雪柳。李清照曾回忆元宵装扮:“铺翠冠儿,捻金雪柳,簇带争齐楚。”说明宋人一般把这些饰物插在那千奇百怪的冠子上,而非直接簪戴在发饰上。

花冠流行,各地不仅有花冠饰的专卖店,还出现了专修业。《梦梁录》铺席条记载,杭州大街上开设的丝织品铺有十九家。其中专卖彩帛铺,有刘家、吕家、陈家、顾家、钮家等,还有专卖幞头、冠子、头巾、领抹、丝鞋等。

宋代还盛行高冠,甚至影响生活。如“重楼子”,仿照当时特种牡丹重楼子,用罗帛重叠堆砌似楼阁,加在高髻上,有的高过三尺,所插角梳也高过一尺二寸。冠上装饰有金银珠翠、彩色花饰、玳瑁梳子等。戴这种高大的冠饰坐轿,必须侧着头才能进轿门。因海拔较高,戴在头上,一方面使女子显得身材高拔、苗条,另一方面危楼高百尺,令男人产生赶紧出手扶一把小蛮腰的冲动。

从来女子渴望凤冠霞帔做夫人,凤冠就是身份尊贵和地位超群的标志。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,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,呈镂空状,富有立体感;凤用翠鸟毛粘贴,色彩经久艳丽。

现代女子想“凤冠霞帔”一把,很容易。影楼里的婚纱照,在摄影师的指导下,即使是傻大姐,只要摆几个无拘无束的麻辣姿势,再加上数码技术的关怀,照片就比皇后还堂皇。仅从这一点看,科技挽救了不少妇女。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手段

能否尽可能地收买人心,往往关系到上下级的和谐甚至是帝国的安危。历史的丛林里,面对人才,统治者们身段柔软、花样翻新。所要释放的,无非是两个信号:其一,我很赏识你;其二,跟我混,有前途。

朱皇帝大战陈友谅。结局是,友谅失败。朱俘获了不少陈的部下。当时天下未定,部队急需战斗力。朱就从俘虏里选了五百名壮士,将其收入自己的贴身侍卫里。这批俘虏,“疑惧不自安”。

晚上,朱元璋用这批人替换了原有的心腹,让其担任守夜人。之后,他大大咧咧脱了衣服睡觉去了。一夜无事。

天明后,俘虏们感激涕零:“我们本是该死的俘虏,不仅没有被处死,反被以心腹相待……”。

—— 南桥专栏

南桥专栏 微观美国

看得见风景的房间

—— 李开周专栏

工作和生活的环境,和我们工作的心情很有关系。美国人也常说风水,不过是剥离了道家信仰的风水,讲究的是环境和人的相互关系。例如,办公室的朝向、采光、风景、空间使用,都影响着我们工作的心情,继而影响效率。

过去,我的办公室真正是“家徒四壁”,只有四堵墙,没有窗户,要想看风景是不可能的,除非我们用投影仪把外头的风景投上去。这四堵墙的包围让人郁闷,一天上班下来,从办公室出来走到车子上心情大好。一路上考虑着出去之后,要好好做人,要善待家人朋友和世界,要干一番事业。长期坐办公室的人,出来后的新鲜空气居然成了兴奋剂,能让人吸高。是不是人都要这么困住,方能欣赏我们平时可能忽略的环境:阳光、空气,雨露?

我现在的办公室外面是一面玻璃墙。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校园里的大树、喷泉、雕塑。开学后,这里是

—— 李开周专栏

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

面条就像转基因

有一哥们儿,是江苏昆山人,有一年到郑州参加书博会,说要尝尝郑州的小吃。于是我请他到当地最有名的一家老字号烩面馆就餐,给他叫了一碗羊肉烩面和两瓶金星啤酒。他尝了一口烩面,马上皱起眉头。我以为他嫌硝味儿太重(正宗的羊肉烩面熬高汤时必定加硝),建议他遵从郑州人吃烩面的习惯,往面汤里加一杯啤酒。他听从了,再尝一口,骂了一句。我问他好不好吃,他悲愤地说:“再让吃烩面,黄泉路上见!”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请他吃烩面了。不过我到了昆山,却经常吃他们当地的爌糟面,这倒不是因为烩面难吃、爌糟面好吃,而是因为我爱吃各种面食,而他不爱。

北方人爱吃面食,南方人不爱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手段

这手段,确实打动人。只是,如无万全之策,朱会让俘虏担任守夜人吗?这是起码的常识。又,这五百名侍卫里,想来也有懂得眉眼高低的人——被俘的结局可想而知,如要改变命运,须有合适的机会宣誓效忠。现在,老朱表现出了超然的姿态,如不跟进,岂非不知好歹?

所以,上述细节,其实是战胜者与与被俘者之间的一出戏。至于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人,也没有吃亏。在合适的时间段用合适的方式感动一下,其实也是非常得体和安全的。

与朱元璋相比,《三国演义》里曹操的手段完全不同。

为了自己的安全,曹操放出风来,声言喜欢梦中杀人。然后,在月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—— 南桥专栏

南桥专栏 微观美国

—— 李开周专栏

去小礼拜堂的必经之路。届时可以看到学生潮水般涌过去,如《喧哗与骚动》中描述的那样:“我不再走走去,到了窗前,把帘子拉开,看着大家跑向礼拜堂,同样的那些人,同样在费劲地按着在甩动的袖套,同样的书,同样在风中摆动的领子,一起向前涌动……”

坐在窗前,我偶尔看到路过的人,在前面驻足,露出微笑,我招一招手,也露出微笑,可是对方没有回应,仿佛我是隐形人。

又过了一会儿,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,对着我整理自己的头发,然后转身离开。

再接着,我又看到一个小伙子,站在窗前驻足不前,稍稍鞠了个躬,然后开始喃喃自语几句什么,然后绽放出大大的笑容,我也笑了,再接着他又微调了一下表情,换了一种姿势笑了一笑。

怪了,我突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吗,成大师了吗?我也出去鉴定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手段

黑风高的夜晚,手刃了一名试图给他盖被子的贴身侍卫,然后上床假寐。天明之后,曹操大哭,悔恨之情溢于言表。

这把戏后来被杨修拆穿了。结局是,杨修死于非命。

又一件事,是关于袁世凯的。老袁为了称帝,费尽心思。但是,他仍然担心民间的舆论。

知父莫若子。跛足公子袁克定为了自己的“储君”梦,炮制了一张假的《顺天时报》。于是,老袁看到,那张日本外务省创办的华文报纸,天天都在鼓吹帝制的好处。再后来,杨度们一鼓动,妓女们上街一请愿,袁世凯就此走上了不归路。

从收买五百壮士到梦中杀人再到只有一个读者的《顺天时报》,几位野心家的驭人之术,高下立判。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—— 南桥专栏

南桥专栏 微观美国

—— 李开周专栏

一下。外面阳光灿烂,朝里面一看,发现什么也看不见,除了站在外面的我自己。原来这玻璃墙外头天气好的时候,看不到里面,但是里面可以看到外面。不明真相的路人,把它当成了镜子。路过的人,看到这一面镜子,便在这里稍作停留,整理自己的头发,练习自己的笑容……此时还是暑期,还没有多少人经过。开学后,这又是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不知我们有多少时候自己处在这样的境地,我们站在一面玻璃墙外,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人知道,但是我们其实是在注视之下。我们看不到他们,他们在看着我们,倘若我们行为不端,有时候对方还给我们录一段视频,以供日后勒索。不过只要我们问心无愧,言行无不当,对着这样的注视笑一笑,正衣冠,理云鬓,那么,注视者也只可能是欣然一笑。

—— 冯磊专栏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—— 南桥专栏

南桥专栏 微观美国

南方人都认为面食有毒。唐朝有个中医叫孟诜,南方人,写了一部《食疗本草》,说面食有毒。宋朝有个文人叫方勺,南方人,写了一部《泊宅编》,也说面食有毒。明代杭州有个美食家高濂,著有一部《遵生八笺》,专谈怎样养生,他说小麦味甘、性凉、无毒,但是做成的面条却有剧毒性,不能常吃,否则会得疝气。甚至到了清朝,一个名叫王士雄的南方中医也说面食是有毒的,不能吃,吃了会肝胆肿胀、肠胃溃疡。

最好玩的是,古代中医还发明了一种给面食“解毒”的方法:煮好一锅面条,捞出来过两遍水,这样面粉里的“毒素”就会在水里稀释、溶解,然后把汤倒掉,放心大胆地吃面条。

^[1] 冯磊专栏 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